

HANNAIYINXIAOSHUOXUANJI
韩乃寅小说选集

蕴藏阳光的土地

燃烧

第一部

YUNCANGYANGGUANGDETUDI
RANSHAO
HANNAIYINZHU
BEIFANGWENYICHUBANSHE

韩乃寅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SHUOXUANJI
小说选集

藏
阳
光
的
土
地

燃
烧

第一部

YUNCANGYANGGUANGDETUDI
RANSHAO
HANNAIYINZHU
BEIFANGWENYICHUBANSHE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韩乃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燃烧 / 韩乃寅著. —2 版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2. 12

(蕴藏阳光的土地; 1)

ISBN 7-5317-1573-2

I. 燃… II. 韩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0218 号

蕴藏阳光的土地·第一部

燃 烧

Ran Shao

作 者 / 韩乃寅

责任编辑 / 马合省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15.25

插 页 / 8

字 数 / 380 千

版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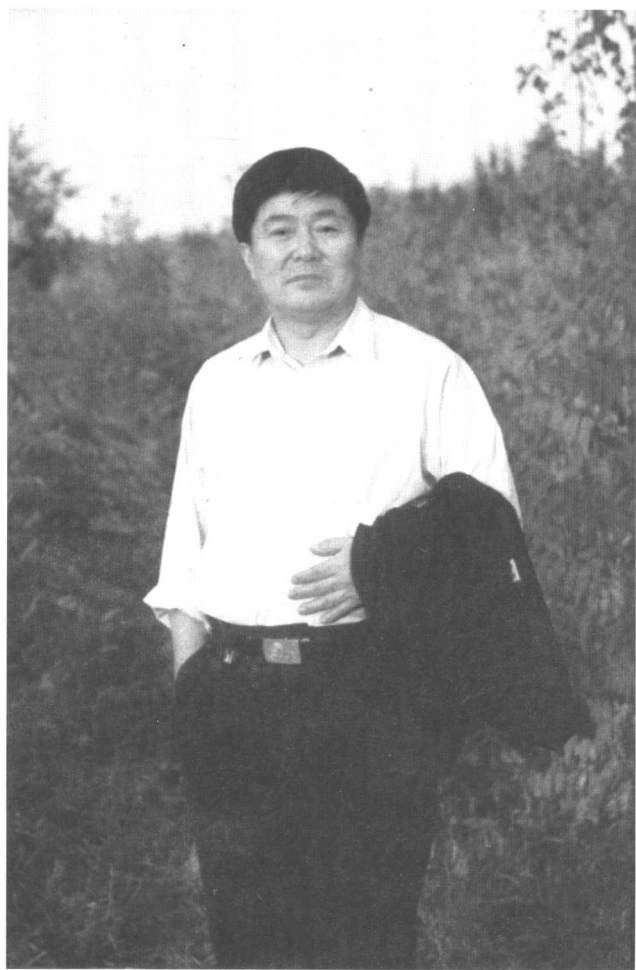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/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43.00 元(共两部)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573-2/I · 1406



韩乃寅 1947年11月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驻地作家。现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。自1982年起开始业余创作，先后出版中篇小说七部、长篇小说五部。长篇小说《远离太阳的地方》（包括《天荒》、《苦雪》、《泪祭》三部）已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《爱在冰雪纷飞时》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其中《天荒》被评为东北地区首届文学大奖一等奖。长篇小说《高天厚土》获丁玲文学奖一等奖，并由本人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。在全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性反响。韩乃寅的创作实践已载入《中国作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。



在北大荒丰收的田野上(2001年)



陪同上海荒友来到了当年下乡的山河农场三分场



渴望的丰收 (2001年)



创作来自对生活的热爱 (2002年)



带团去美国考察精准农业 (2000年)



女儿结婚了 (2001年)

上 卷

第一章

这些复转官兵们来北大荒前可能没来得及想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想到，如今安营扎寨了，娶媳妇竟成了最大最大的难题！你想啊，在这茫茫的北大荒原野上，这光荣农场还是建场密集的地方，除架起了临时能用的电话线外，附近只有一个日本开拓团时残留下的叫八家子的小村落，放眼是荒凉凄凄的旷野。这旷野里除了荒草地，就是烂泥塘和沼泽地。从远处影影绰绰的山林里、丘陵漫冈上，随时都能听到虎啸熊嗥声，就是那离建点不远的乱散树林子里、荒草地上也常有野狼出没，獐狍成群，要是有什么声音惊扰，那呼啦啦飞起的野鸭、野鸡和野鸟能一下子遮住一片天……

前几天，农垦部的老部长给光荣农场吴场长来电话，问复转官兵们开进北大荒有什么困难没有，吴场长扯着嗓子向老部长报告：“什么困难也没有，什么困难也不算困难，就有一条——这些二十五六的男子汉们缺媳妇呀！缺媳妇呀！缺媳妇呀……要是没有媳妇，怎么代代相传地建设北大荒，还能光顾往里移民，光顾往这里进口吗……再不想办法，人可要开跑了……”

“缺媳妇”这三个字，吴场长重重复复地一直喊了十多遍还不肯停，直到老部长对着喊“我听到了！我听到了！我听到了……”他才算罢了。

其实，复转官兵们的这种浮躁心情，是六分场场长高大喜当做重大问题反映给吴场长并向吴场长告急的。他在向吴场长告

急的同时，还给老部长写了一封感慨万千的信，并从通情达理的角度出发，列举了一些男子汉们心情烦躁的例子，以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；同时他正着手精心策划搞一场联欢晚会，让大家娱乐娱乐解解闷，开开心。于是排节目的排节目，搭戏台的搭戏台，没想到，节目排练好了，戏台子搭起来了，农垦部领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开始行动了。六分场场长高大喜接完电话，还没来得及向大家传达，他那畅快的心仿佛荡漾在春水里一样，说实话，人不要媳妇怎么行，没个家怎么行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男子汉们就稳定了，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就有代代继续下去的希望了。

溟濛暮色里，西天缀满了鲜艳的彩霞，把北大荒的原野映衬得迷离而神奇。

戏台用电线杆子做四根脚柱，密集的横檩把整个戏台连接得很结实，台面没有木板，就砍了些桦树、柞树杆等相并铺成，台檐和横檩上还保存着原始的枝枝叶叶，很有一番风味，倒成了这北大荒的蛮荒野岭图画中很自然的一个人工景致。

拖拉机牵引的小发电机轰隆隆一响，戏台上的串灯忽地亮了，挤在戏台前的男子汉们，不，是垦荒者们，像是欢呼又像是哄闹，撒泼撒野地沸腾起来。

“静啦，静啦！”高大喜跃上戏台，左手掐腰，右手向台下挥舞着大喊了一声，哄乱的人群瞬间静了下来。在六分场的垦荒队伍中，高大喜是个拨拉得开、震得住的人，呼喊时惊天动地一样，人称“一声雷”。人们传颂说，在上甘岭一次极其残酷的眼瞧阵地就要失守的战斗中，他架枪猛烈地向一次次疯狂扑来的敌人射击着，就是那暴怒的呼喊给了战友们力量，振作了战友们精神……战斗胜利结束时，守卫的阵地已经是地翻三尺，山头削平，石碎草木焚，满山头的树林和草棵就剩下他架机枪用的一个枯焦的松树桩。全连只剩了三个人，一个严重残疾，伤好后复员回山东老家了，另一个就是高大喜现在的搭档——分场党委书记。

记贾述生。他身上多处伤疤，左臂骨折手术，钢丝到现在还没有取出来。高大喜呢，身上其他伤愈，右眼丧失功能，换上了假的。他们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正参加文化补习班，党中央一声令下，随着十万转业官兵来到了这北大荒。

高大喜见台下静下来，使劲儿一挥手说：“同志们，刚一进这开荒点的时候，我传达农垦部的会议精神时就说了，咱们十多万复转官兵在这北大荒分成了二十多个农场，六十多个开荒点。现在看，就数咱们光荣农场六分场牛了，第一个向场部报捷，实现了开荒万亩！今晚这个开荒万亩庆功大会，就是让大家乐和乐和，消消疲劳，消……”他话到嘴边儿，要说“消愁解闷”，当然就是指这些男子汉们愁娶媳妇难的事儿，一闪念，觉得已有正式消息，上级已经很重视这件事，而且有了行动，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霍地煞了尾，“好，我不啰唆了，大家看节目吧！”他想下台去，一瞧挤得黑鸦鸦的人群，索性在台角上一蹲，就这么看吧！

姜苗苗从戏台左侧姗姗走到中间，靠台沿站住报幕：“光荣农场六分场庆祝开荒万亩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个节目：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选段——《十八相送》。演出者：垦荒战士高清海、李开夫。”她报完幕鞠躬后退的一瞬间，台下嘁嘁喳喳哄乱起来。高场长布置要搞晚会时，就传出风要排演《十八相送》，几乎人人皆知。《十八相送》是写祝公远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，赴杭州求学，中途与梁山伯结拜为兄弟，两人同窗共读，三载相伴，不料，祝公远促女归家，在送别途中，祝英台托言为妹做媒，向梁山伯许下终身，山伯从师母处得知真情，赶到祝家求婚，祝公远已将英台许配太守之子马文才，山伯悲愤成疾而死……《十八相送》喜剧情趣很浓，虽不能让你开怀大笑，也能似一湾春水在心中荡漾，非常有意思。节目刚排时，大家猜测，姜苗苗和李开夫都是浙江人，浙江是越剧的发源地，姜苗苗女扮男装演祝英台，李开夫演梁山伯，再说姜苗苗来北大荒前是总政歌舞团的演员，李

开夫投诚前混迹国民党部队时，是个说唱坯子，在来北大荒的专列上，就没少说说唱唱耍活宝，自然，这李开夫和姜苗苗演这个节目是天生的一对。可是，要组合这两人排练节目时，姜苗苗嘴里不说，心里却嘀咕，总觉得这个李开夫色眼色眉滴溜溜总盯着自己，便有些忸怩。贾述生和风细雨没解决问题，高大喜一通吹胡子瞪眼，姜苗苗满心不悦，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。垦荒者们最大的兴趣是来看这个节目，没想到姜苗苗报幕，她的替身成了高青海，不是女扮男装，而是男扮女装了。有人知道排练中的微妙之处，姜苗苗这一换角色，引得台下人们议论纷纷。有一点，人们都能猜得出，肯定是李开夫接替姜苗苗扮演祝英台。平常李开夫说话尖声细嗓，就有点儿娘娘们儿们的，在全场选这个角色，也就非他莫属了。

他俩一亮相，大出人们意料之外，都身着长袍书生服，头戴相公帽，手中各持一把小纸扇，悠哉游哉地迈着四方步，书童挑着书箱的扁担颤颤悠悠身后相随，李开夫双眉特意画细，嘴唇画薄，轮廓仿樱桃般画小，身着男装，出场那几步，紧随梁山伯后身，确是故作女态，他俩身后跟着一个挑书箱的书童银心，他们还没进入角色拉开唱腔，就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，还有不少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这个小小噱头，在这茫茫蛮荒之野，也成了很大的笑料。表演开始了，祝英台瞧瞧梁山伯，指着前面说：“你看前面一条河，”接着唱，“漂来一对大白鹅。”

梁山伯唱：“公的就在前面走。”

祝英台唱：“母的后边叫哥哥。”

梁山伯唱：“未曾看见鹅开口，哪有母鹅叫公鹅。”

祝英台唱：“你不见母鹅对你微微笑，它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。”

梁山伯唱：“既然我是呆头鹅，从此莫叫我梁哥哥。”

.....

掌声、叫喊、口哨、起哄搅成一片，宁静的北大荒夜晚沸腾了起来。演出断断续续，加上返场，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这个节目才算完事儿。

姜苗苗穿着在歌舞团时那套绿军装，婷婷玉立地预告：“下一个节目是单人故事《上甘岭的松木桩》。演出者：分场场长高大喜。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高大喜抱着那块从上甘岭战场带回的烧焦的松木桩正要出台，散着怀、歪戴帽子的席皮朝台上挥挥手，一仰脖对姜苗苗说：“那松木桩的故事我耳朵里都磨出趺子了，还是让哥们儿我唱唱从八家子学来的一支歌吧！”不由分说，他歪脖晃脑袋，一跨跃上台去，扯着嗓子唱了起来：“北大荒啊好荒凉啊，又有兔子又有狼啊，就是没有那个大姑娘啊，大啊姑娘……”

“好——”台下响起了叫喊和鼓掌交加的起哄声。

“哥们儿——”席皮把脖子向台下伸得长长地说，“不看这《十八相送》，我还他妈的不心烦，就算那祝英台和梁山伯最后都死了，人家总算还尝到了一点儿搞对象的滋味呀！咱们哥们儿倒好，从战场上下来，说是集中参加文化补习班，有文化了，就分配个好去处，没想到一杆子把咱们支到这北大荒来了！北就北吧，荒就荒吧，苦和累咱们都不怕，打仗年代可以，现在解放了，和平了，总不能让咱们在这里当一辈子和尚吧……”

贾述生一跃上了台要去拦席皮，被高大喜拉到一边，朝正振振有词的席皮喘着粗气斜斜眼，气哼哼地说：“让他妈的这小子给我嘞嘞完，我再和他算账！”

席皮嘴里冒着吐沫星儿，随着跺脚、挥手，脸上的青筋鼓凸了起来，肌肉也在抽搐。他忽地撩开衣服，肚皮、腋下、肩头、胸前等处闪现着十多处弹痕和刀口伤疤，使劲儿一拍胸膛说：“豁出命来打江山为的啥？为了是过好日子，不是为的打光棍！要是在

这里娶不上老婆，叫我们席家祖坟上断香火，我是死活不干哪！谁拦也拦不住，我就开拔——”

伴随着他嗓子拖出的“拔”字的长音，台下稀稀落落地传来了呼应和打口哨声。

“住——嘴——”高大喜暴跳如雷地大喝一声走上来，怒斥席皮道，“开拔？你给我开拔试试！”他随手拔出枪来对准天空“砰”地放出了一枪：“你要是敢给我开拔逃跑，我豁出偿命，也毙了你！”

哄乱的台下霎时静了下来，静得那样沉闷、严肃，整个戏场就像虚贴在北大荒背景上的一幅立体画，一点点动静也没有，蛮荒世界变得沉寂而幽静。

高大喜激动地拍一拍抱在怀里的松木桩，高高举了举说：“刚才，席皮说在这里图什么？我们就是图为祖国、为人民的这种精神！当年，在朝鲜战场上坚守 309 高地时，美国鬼子几次攻不下这个关键性的山头，发疯似的集中了飞机、大炮和兵力，在一个深夜里发动了猛烈攻势，妄称要炸地三尺，炮粉碎石，寸草不留，把整座山变成焦土。我和贾述生指导员带领一个连，最后只剩了三个人，牺牲虽然惨重，可保住了山头。为了粉碎敌人寸草不留的狂言，我们死保阵地，死保这块支枪扫射的松木桩，炮火一次次打着，我们一次次扑灭，用尿，用仅有的饮用水……我们凭着这种精神打败了侵略者，保卫了新中国；还要凭着这种精神开发建设北大荒，建成一个共和国的大粮仓，让人民丰衣足食！”

台下肃静了，高大喜也变得心平气和了。他把那松木桩往台上一放说：“同志们，刚才席皮的挑衅实在不好，我的粗暴也不好，说句实话，不仅仅是你们觉得在这里成婚难，我和贾书记也早就感觉出来了，我们能感觉不出来？我们是个头儿呀！确实，我们都是军人出身，讲革命，干革命，也不能不考虑实际问题。大家离开城市来这里开发北大荒，本就是一种献身精神，让大家打

一辈子光棍儿谁能忍心呀！我和贾书记一商量，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是没办法，前些日子，就以我和贾书记的名义给咱农垦部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。据可靠消息说，这封信转到了老部长手里，老部长很重视呀！据说，咱们的老部长还把这个问题向毛主席、周总理反映了，国家很重视呀，已经开始在四川、山东等地专门动员支边女青年，说句土话，就是动员大姑娘来咱们北大荒扎根落户……老部长还让人捎话儿给我，让咱们这里三年后必须狗咬鸡叫孩子哭！”他说到这里，台下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高大喜被台下激发得神采飞扬起来：“从大家的掌声里，我看大家都意识到了，说是支边女青年，说白了呢，就是为解决大家的婚姻问题动员她们来的。联欢会开始之前，我接到场部来的电话，明天晚饭前，就有二百名大姑娘送到咱们六分场啦……”

一旁先是惊呆后又发愣的席皮听到这里，猛地双手拽住高大喜的两个肩头问：“高场长，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”还没等高大喜回答，就伸过带胡茬的嘴巴狠狠亲了他一口。高大喜往后一闪身，抡起胳膊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
“嘻嘻嘻……好舒服呀，好舒服呀！”席皮捂着腮，嘻皮笑脸地一撒腿跳到了台下。

台下顿时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，在茫茫的夜空里飞荡起来。

“你们这帮家伙呀！”高大喜用手点划着台下，笑着说，“真没出息，一听说找媳妇有希望了，就都乐成了这个样子！我告诉你们，别看来这么多大姑娘，是这么回事儿也不能这么说，名义上人家都是支边青年，就是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，不能像咱们搞计划经济这样，给你们每人分配一个。你们看中了哪个，就主动点儿，但是，千万不要鲁莽，更不能两人看中一个姑娘去争风吃醋……”

台下哄地笑了。

“笑什么?!”高大喜也觉得说得直白了点儿,但还是照直地说了下去,“要说你们大家,不一定都能,有的可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要不,咱们走着瞧……”他说到这里,觉得这话有点儿不负责任,补充说,“走着瞧是走着瞧,可没有好瞧!”

台下哄地又笑了。

“好——”高大喜侧脸朝姜苗苗一挥手说,“继续演节目吧!”姜苗苗随着招手走了出来。

第二章

联欢会结束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了。贾述生让通讯员通知分场领导和各队队长，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参加紧急会议。

所谓他的场办公室，不过是一个比其他马架子、地窖子宿舍大一些的大马架子，还兼做贾述生的宿舍。贾述生刚进办公室，打开电灯坐在办公桌前，高大喜和副场长方春、姜苗苗，还有三个生产队的队长，都随后赶到了。他们有的坐在地铺上，有的坐在木墩子上。还没等贾述生开口说话，高大喜就说：“贾书记，吃完晚饭，我正要去参加联欢会，电话铃响了，我接起来一听，是总场吴场长打来的。一听那口气，吴场长就很高兴。吴场长说，老部长很关心来北大荒的十万复转官兵，国家已经从苏联进口一大批拖拉机、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，再配上一批国产的，很快就要运到北大荒。吴场长还说，老部长非常重视咱俩写的那封信，首批山东支边女青年明天上午到场部，下午就有两百名来咱们六分场，还提了些安置好这些支边女青年的要求。这不，没等我向你汇报，席皮就在演出台上闹了那么一桩，简直把我的肺都要气炸了，可不能怪我先冒炮呀！”

“大喜，你这一炮冒得好哇！”贾述生一拍桌子说，“就是这一炮才挑起了大家的情绪。要是没有这一炮，说不定要闹一场小骚乱呢，也说不定要做多少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稳定住一些人的情绪。”

方春说：“这个席皮也太自由主义，还是共产党员呢！我看，